



忍聽己之短

陳克環

我國古代幾位有成就的批評家在生前都沒有得意過。孔子雖然『春秋作，則亂臣賊子懼』，他的一部『論語』可以治天下。可是總由於他老人家口沒遮攔，弄得諸王們都不敢惹他；雖然，孔子不惜周遊列國，也找不到一官半職，落到糧食不繼的地步。司馬遷大約也是一位直腸快肚的先生，以至於受人陷害，弄得幾乎性命難保，留得了一付殘軀便一不作二不休動筆寫他的『史記』來作一番評論。

金聖嘆是一位奇才，他評論那幾部才子書，嬉笑怒罵，淋漓盡致，精彩獨到，真可謂『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』，也許由於他這種人快人快語的作風，開罪了不少人，找個莫須有的罪名便斬了爲淨。

由這幾段文人的悲劇看來，我們擁有極爲優秀的批評人才，却缺乏能够接受批評的泱泱風度。這或者就是

文學評論一直難以成長的潛在遠因。

又因為曹丕說過『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』這句話，現代文人便硬要爭一口氣，要就絕筆不寫批評文章，要就專寫頌讚之詞。既然沒人肯做惡人，書商便見勢起鬨，以捧角兒的手法製造紅作家和暢銷書。於是，一片叫好喝采之聲，好像天才迭出，文豪如星斗。天才和文豪們在書商催促之下，幾乎變成了寫書的機器，甚至於敗壞到冒名頂替以牟利。「斯文」之低下，豈止「掃地」而已！因此有識之士便大呼：我們需要文學批評。

近年來，我們總算有福讀到一些深厚結實的評論文章，這類文章往往驅使一個人，將未曾讀到的原作去找來一讀，甚至於將讀過的作品再重讀細賞，我想這便是文學評論的主要功效所在。如果評論者的立場失之偏頗，他的文章或許可以引起讀者對某位作家的注意，甚至於因此而走紅，但是作品的真實價值，總還得經過時間的考驗才得以成立。『白鯨記』雖然是由於後世人發掘而著名，但主要還是由於它真有價值，否則像扶不起的阿斗，把個「天上知一半，地上全知」的諸葛亮耗死了也是徒然。

培養評論風氣最大的阻力便是被評論者所表現的態度。如果認識我們之所以缺乏接受批評的氣量，乃由於歷史性的積習成風，也許就會有所醒悟和警覺，強迫自己多一份謙遜，少一份驕縱，利用別人的批評而獲取更上層樓的成就。（原載中華副刊）